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一

起庚辰唐懿宗咸通元年
止戊申唐僖宗文德元年　凡二十九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唐自武宗削平叛亂威令克張至大中而藩方復熾延及懿僖之世龐勛倡亂而黄巢秦宗權等寇盜蜂起因另為一格附書之見唐室將傾流禍者非特宦官藩鎮已也

唐	庚辰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 初諱溫嗣位改名漼宣宗長子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盜雲集衆至三萬謀畧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聚資糧治器械聲震中原
	袞王紳 進封五十六年卒 衛王灌 封四年卒
	河東公柳公權 封十九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 公權博貫經術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與聯
附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二年驃信與摩蠻合兵攻交趾陷之

二月葬聖武獻文孝皇帝於貞陵

廟號宣宗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祇德求救于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士民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祇德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

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薫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命題于殿壁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宫人以蠟液濡紙繼之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

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日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具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官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謂甫曰劉副使謀乃

人以子孫為不孝外夷入貢者別署貨貝曰購柳書嘗貯盃盂一笥為主藏奴盜用勝識如故而器皆亡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圖籍自鐍秘之

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
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
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
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
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
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
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
鄭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
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
家者起矣先求還職者黜矣賊
别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
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
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
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
吏匿而飲食之或詐引賊將來
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

魏公崔鉉
封博陵公十二年為荆南節度使進封魏國公至九年再見

東莞子徐商
東莞男有功五世孫累為山南東道節度

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式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効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式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閲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使討湖南亂軍平之至是以工部尚書封縣子

盧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賜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甫曰歸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夏

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右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盗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浙東兵大破甫於南陳館斬首

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戟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趣斷其後遂擒之式斬劉勝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流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

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秋 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冬 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鄴上言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夏侯孜罷以畢諴同平章事
十一月上祀圜丘大赦改元

辛巳

咸通二年

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幾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

福王綰

封五十七年歷魏博節度大使拜司空卒

太原公白敏中

封十五年以門下侍郎中書令出為鳳翔節度使奏歸守墳墓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謚曰醜博士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三年拔邕州

戍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沉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秋

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戍邕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

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怙威肆行故也

邠公杜悰

佑孫初尚岐陽公主以同平章事拜司空封國公至十四年再見

滅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九月以孟穫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

壬午
咸通三年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蔣伸罷
二月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寇安南

棣王惴
封十一年
卒

魏王佾

南詔
驃信酋龍
建極四年
春侵安南
唐遣經畧

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于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

皇子始封至僖宗乾符六年再見

涼王侹

皇子始封至僖宗乾符六年再見

蜀王佶

皇子始封

[illegible]王緝

使蔡襲發諸道兵禦之南詔引還其冬復侵安南詔荆湖桂管兵援安南會南詔移軍圍蔡襲與交趾救兵不得至

吐蕃

嗢末始入貢　嗢末

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隷嶺南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

順宗子始封至八年再見

榮王憒　憲宗子始封至僖宗廣明元年再見

翼王綽　封五十八年卒

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嗢末遂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及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兖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兖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蔡京伏誅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賜自盡

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癸未

咸通四年

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交趾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五年拔交趾所殺虜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部將楊思縉據交趾城

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二月上歷拜十六陵　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玄宗泰陵肅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順宗豐陵憲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莊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貞陵

三月歸義軍奏克復涼州

夏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　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奚洞夷僚皆降之

黠戛斯

英武誠明可汗上表于唐求經籍且請討回鶻

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杜審權罷

閏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以宋戎為安南都護　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餽運勞費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從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僱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

甲申

咸通五年

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冬

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

初上欲以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工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琢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河東男鄉

高駢

南詔

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虬華陰令　令狐綯為其子訟冤故貶之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跌易之責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從之

夏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

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獻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

仲郢

封七年為天平節度使卒于鎮子璞珪璧玭　仲郢母韓皋女也嘗和熊膽凡使仲郢夜咀嚥以助勤仲郢事母甚謹每私居內齋東幕正色服用

崇文孫頠讀書好詼令古兩軍官官乡譽之初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竝飛騑曰我且賞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眾大驚號落鵰侍御累遷泰州防禦使破党項數有

驃信酋龍建極六年夏侵邕州遂圍之會唐天平軍小校燒其謍䑳圍而還

兩林

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

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

簡素不奏瑞不度浮屠每旱潦必貸匱竭負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為婚嫁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馬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

功至是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至七年再見

是年秋邀擊南詔敗之俘獲甚衆　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為鬼主

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尉将軍高駢代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乙酉

咸通六年

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時王皞復為禮官伸前議朝

郢王侃

以皇子封

至十年再

南詔

驃信酋龍

建極七年

廷從之

以杜宣歙為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歙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賜墓戶

三月蕭寘卒

夏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

六月高璩卒以徐商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見

普王儇

以皇子封至十四年再見

晉陽男楊收

為同平章事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

復侵巂州唐刺史喻士珎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兩林蠻開門納南詔兵南詔盡殺戍卒士珎降于南詔

丙戌

咸通七年

涼公令狐	嶺南冒瘴霧死者什六七請于江西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詔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以功進尚書右僕射封縣男至十年再見
王紹懿	
何弘敬	
南詔	

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夏五月葬孝明皇后　葬于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綯

襲封彭陽男十九年以同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進封涼國公後坐事改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徙封趙卒子滈

為成德節度使十年卒

紹懿

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謂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

為魏博節度使二十六年卒子全皞命為留後明年再見

高駢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三年以破南詔功加檢校工部尚書交趾平置靜海軍於安南

驃信酋龍建極八年驃信遣楊緝助段酋遷守交趾屢為高駢所破駢圍交趾城拔之殺段酋遷斬首三萬餘級餘衆逃歸

吐蕃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工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衮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

漁灑　初

綯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夜對禁中燭盡宣宗以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輔政十年再拜司空

吾兄之業言竟而亮詔以景崇為節度使至十四年再見

以駢為節度使駢築安南城造屋四十餘萬間明年再見

合諸部欲為瀘惠諸部不從所向盡為仇敵拓跋懷光自鄯州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恐熱斬之傳首京師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點戛斯

將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交趾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十一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是年遣使入貢請亥年歷日

丁亥

咸通八年

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遊宴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蘄王緝 封六年卒

信王憻 封八年卒

何全皞 為魏博留後二年始命為節度使明年再見

高駢 為靜海節度使二年先是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駢募

	民訴旱仁規揭牓禁之民愁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以于琮同平章事
	工鑿之漕運無滯明年再見
戊子	
咸通九年 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 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巂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然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魏公崔鉉 進封九年為荊南東道節度使時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掠鉉嚴兵守要害徐	
何全皥 為魏博節度使二年遣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明年再見	

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因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

卒不敢入境朝廷壯其忠尋卒子沆

高駢

為靜海節度使三年名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尋徙駢天平節度使至僖宗乾符二年再見

赦其罪部送歸徐州勛等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押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綯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

勛至徐城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申狀于彦曾乞停尹戡等職任彦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兵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官軍至賊大掠城中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官軍追及賊

夾攻之官軍大敗竄及士卒死者殆千人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兖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龎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勛遣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羣盜

皆倍道歸之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納之泗州刺史杜慆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慆有舊聞勛作亂詣泗州勸慆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守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時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等帥

其衆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急讜復往說厚本將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謂厚本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讜師以進擊賊賊敗走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迥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

絕承訓軍于新興兵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勛乃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泗州援絕糧盡議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東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議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勛自

謂無敵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七八由是境内之民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衂朝廷以曹翔代之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己丑

咸通十年

是歲江淮旱蝗

威王侃

何全皞

南詔

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槐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流楊收于驩州尋賜死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服其驍

封鄆王五年徙封威

襄陽公杜審權

元絳子初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軍時龐勛亂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

為魏博節度使三年討龐勛攻豐州為勛所敗明年再見

驃信酋龍建極十一年初驃信以朝廷釋董成之囚遣使入謝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南詔使者師望貪殘詔以實滂代之貪殘尤甚驃信傾國

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賊將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變之溺死者不可勝計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

連師犄角餘衆相銜至是勛平以功進檢校司空入為尚書左僕射封郡公後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謚德子讓能　審權清重寡言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

入寇陷犍為及嘉州實滂自將拒之於大渡河縣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衆船栰爭渡滂軍騎宵遁蠻遂陷黎雅二州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

州賊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令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决力死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庭皓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信等推勛為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堂勛據按而受之勛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將宵潰勛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

鎮視事有常處坐必欽祖常若對大賓

東莞徐商

封十年以同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

兵赴援

沙陀

陰山府都督朱邪執宜子赤心初以突騎三千從義成節度使康承訓討龐勛平之帝嘉其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

将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
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
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
圍解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
四百人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
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
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
至斗山賊將王弘立帥衆拒之
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
縱大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
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
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柵之下
以槍揭大牛焚之賊遂潰走官
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
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

晉陽男楊
收
封五年以
同平章事
屢貶端州
司馬至是
流驩州賜
死後三年
追復官爵
收十三
善屬文所
賦輒就吳
人號為神
童里人多

度使名見
留為左金
吾上將軍
賜姓名李
國昌賞賚
甚厚

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衆就圍之縱火燒栅賊衆大敗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蕘以罷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

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黶勛者多

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妝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寞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尚書右丞裴坦子娶妝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毀之已而

歸之衆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收竟以賄之遂舉衆來降賊將朱玫亦以敗

蘄沛降於曹翔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勛怒宿州守將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雖脅從于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史中丞玄稔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

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復得兵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

庚寅 咸通十一年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

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慆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 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

流陳蟠叟於愛州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何全皞

南詔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為恩州司馬路巖韋
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
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進攻成都　西川民聞
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
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
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造器備
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
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
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
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
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於是
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
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
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

為魏博節度使四年驕暴好殺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遇害詔以魏博大將韓君雄為留後明年再見

驃信酋龍建極十二年侵雙流陷之進攻成都唐西川節度使盧耽拒守蠻兵屢敗會朝廷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統諸軍援成都至城下與戰酋龍夜遁至雙流造橋

其用事之臣問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毗乃告急于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亦以毗待之恭為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麄完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兵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未易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環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

三日乃渡

酋龍年少嗜殺戮兵出無寧歲國虛耗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上悉發令婦人耕以餉軍

沙陀

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二年徙振武

突將新為虔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異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以和使不至復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貶實湧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之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三十里蠻數遣使請支詳請和詳依違答之蠻復急

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蠻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三月曹確罷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

姓負寃當訴于朝廷寘諸典刑豈得聲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劉益友曰於是三年三書民逐其上唐之紀綱掃地矣

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搆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嚮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

請復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

秋八月同昌公主卒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屬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

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戸溫璋為振州司馬　瞻罷為荆南節度

辛卯 咸通十二年

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韓君雄

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曏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僧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劉友益曰其書之何譏溺愛

為魏博留後二年授節度使至十四年再見

也

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咸通十三年

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

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閤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

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

吉王保　皇子始封

壽王傑　皇子始封至僖宗文德元年即帝位是為昭宗

睦王倚

張允伸　為盧龍節度使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遐邇無警上下安之及得疾請委軍就醫詔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

張公素　為平州刺史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盧龍節度使張允伸卒公素帥州兵奔喪允伸子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尋授

沙陀　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二年恃功恣橫專殺長史朝廷不能平徙國昌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德勳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所據

皇子始封卒

天水伯趙隱 為同平章事封縣伯至僖宗廣明元年再見

節度使至僖宗乾符二年再見

癸巳

咸通十四年

春三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

普王儼 封九年即帝位是為

郃公杜悰 封十三年為荊南節

韓允中 為魏博節度使三年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十五

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
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
之盛過于郊祀上御安福門降
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
相以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
中外囚繫
六月王鐸罷　時韋保衡挾恩弄
權鐸薄其為人保衡譖而逐之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即位　上疾
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
少子普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
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
十二
賀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
自書禁科率外他無一善可

僖宗

度使加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而奏之有詔斬匡謀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子裔休
悰於大議論多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未

僖宗立加同平章事初名君雄賜名允中至僖宗乾符元年丙
見

年苘龍道坦綽杜元忠將兵侵西川復侵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棄城走

王景崇

為成德節度使八年僖宗即位加中書令至僖宗中和三年再

甲午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	紀綱目所書非崇奉異端則溺愛一女而已是以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十二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上下畏之嘗大閱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巖坐貶
魏公路巖	
韓允中	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馬故時號尭角犀
南詔	

初諱儼改名儇懿宗第五子

在位十六年年二十七

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箠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之為相也寵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

先是咸通時嚴以同平章事為西川節度使以勞兼中書令封國公帝即位徙嚴荊南尋貶新州刺史至是賜死其親吏邊咸郭壽皆伏誅

滎陽侯鄭

為魏博節度使四年卒軍中立其子簡為留後詔即以簡為魏博留後明年再見

驃信酋龍建極十六年陷唐黎州入邛崍關掠成都成都閉城三日乃還

回鶻

初回鶻大酋僕固俊屢遣使入朝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

之禍也
二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於簡陵
廟號懿宗
趙隱罷
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
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瞻
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
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
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
瞻南遷劉鄴附于韋路共短之
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
人以為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携同平
章事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改元

畋
以同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封郡侯至帝中和三年再見

諸回鶻會回鶻為吐蕃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宗呂乃還

党項
是歲與回鶻寇天德軍

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王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過其國中發兵繼至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成都驚擾驟信遣節度使牛

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寃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欲許之楊虔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投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

乙未 乾符二年

遣使冊回鶻可汗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不習戰每與盜遇多敗是歲仙芝聚衆數千人起於長垣

蘭陵侯蕭

韓簡

高駢

南詔

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首長數十人修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名黄景復責以失守斬之

以田令孜為中尉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

倣

初為同平章事遷司空封縣侯至是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直為權近所忌卒子廩

為魏博留後二年授節度使至帝中和二年再見

張公素

為盧龍節度使四年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為其將李茂勳所襲奔京師

由天平節度使徙鎮西川明年再見

驃信酋龍建極十七年侵雅州聞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遣使請和引兵還至大渡河為駢追兵所敗

回鶻

先是回鶻西奔令還至羅川遣使者同羅

住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帝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啗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初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蠻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亂軍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常州

李茂勳

本回鶻阿布思之族會昌中茂勳降于張仲武仲武使戍邊數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至是茂勳潛殺之聲云

榆祿入貢

詔賜拯接絹萬匹

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五月蕭倣卒

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濮曹州寃句人黄巢聚衆應之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至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爲郴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

貢言入蜀發兵襲節度使張公素公素敗走茂勲入城衆乃知非貢言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爲盧龍節度使明年再見

奏為叙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威處分

丙申

乾符三年

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閒壯境有盗使留扞禦晏等不從誼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

撫王紘

追封六十七年以司徒太尉卒

鄂王潤

李茂勳

為盧龍節度使二年請以其子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十八年遣使詣唐西川節度使高駢求和而侵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
以備羣盜
三月崔彦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
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
破之　威擊破仙芝仙芝亡去
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
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
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
發之士皆怨怒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
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

封二十六年卒

昭王汭
封二十三年卒

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節度使至帝廣明元年再見

韓簡
為魏博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封魏郡王至帝中和三年再見

掠不息駢斬其使者尋遣僧景仙奉命至南詔説諭驃信驃信帥大臣迎拜景仙與之定盟而還

冬十月攻唐鄭

高駢築成都羅城　駢將築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㴱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䨇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高駢

為西川節度使二年築成都羅城功訖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光輝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加檢校司徒封燕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
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
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
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
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
自勉驍勇良將宮光使李琢西
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
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
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
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仙
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
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
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
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
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大

國公至五
年再見

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令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

乾符四年

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

王仙芝陷鄂州

黄巢陷鄆州

南詔首龍卒子法立請和許之

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

康王汶

封二十四年卒

廣王滙

封二十一年卒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元年自驃信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

餽餉疲獘請許其和使贏瘵息
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
餘減六七
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敗死
郢横行浙西節度使裴璩嚴兵
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降之
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
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
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
餘黨皆平
三月黄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賊帥柳彦璋掠江西
秋七月王仙芝黄巢圍宋州賊
圍宋威于宋州将軍張自勉将
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

二十年中
國虚耗南
詔國中亦
弊至是卒
謚景莊皇
帝子法嗣
改元貞明
承智大同
國號鶴拓
亦號大封
人法好畋
獵酣飲委
國事于大
臣遣使詣
唐節度使
辛讜請和

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八月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戶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鞫之竟不能

明遂斬于狗脊嶺

黃巢陷濮州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　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　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

乾符五年

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

高駢

由西川節度使徙鎮荊南復徙鎮海明年再見

黃巢

自稱衝天大將軍建元王霸　巢冤句人善騎射喜任俠麤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

沙陀

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八年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沙

中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竦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隸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

遂與王仙芝共販私鹽乾符初仙芝作亂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二州巢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至是仙芝誅巢方攻亳州

陀兵馬使李書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乃英雄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

但自魁副之

以高駢為荊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剮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兵募壯

[illegible]尚君長弟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又引兵渡江陷虔吉饒信等州

秋七月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

[illegible]荐飢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悲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代之克用曰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機事已泄緩

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黄帽號黄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寖强

按通鑑是年高駢由西川節度使徙荆南又因南詔請和覲使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以書荅之則知駢赴荆南以安潛代之無疑矣綱目於駢之為荆南節度使安潛之為西川節度使俱未書至次年冬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之下始書安潛為西川節度使誤也今據通鑑改正併依綱目之例將安

之巢攻城則生變於不克乃引兵盡忠夜兵攻浙東執文楚繫開山路七獄克用帥百里攻劉其衆趣雲福建諸州州行收兵冬十二衆且萬人月陷福州盡忠送符

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除

滑到官不詰盜一節提叙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斬之

黄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

黄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

克用防禦使若違命臣請帥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以盧簡方為防禦使　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謂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

故有是命

南詔請和親　南詔請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南詔使者尋還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五月鄭畋盧攜罷　畋與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固執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墜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

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擊寧武及岢嵐軍河東節度使崔季康昭義節度使李鈞與克用戰于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

南詔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竇澣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殺虔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布衆乃定朝廷以澣為不才遣曹翔代之翔至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二年遣酋望趙宗政詣京師請和親

還晉陽閉門守城尋卒

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

秋七月黄巢寇宣州入浙東

九月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劉友益曰沙陀何李國昌也何為不書姓名拒命也故狄之自是則書沙陀

十二月黄巢陷福州

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

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己亥

乾符六年

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時讜病風痹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殉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痹不能拜耳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雲虔曰

魏王佾　封十八年卒

涼王侹　封十八年卒

晉公王鐸　以同平章事為行營都統討黃巢封國公

高駢　由鎮海節度使徙淮南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降巢將秦彥等數十人明年再見

黃巢　王霸二年春巢為高駢所破遂趣廣南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不許除巢率府率巢怒攻陷廣州　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三年唐遣徐雲虔至南詔善闡城驃信厚待之留十七日遣還授以木夾二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

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令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故事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

二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鐸曰臣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無勇畧鐸以其世将奏用之

尋以江陵失守罷爲太子賓客分司至帝中和四年再見

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冬十月巢自桂州編筏沿湘江而下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攻陷之巢將尚讓乗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王鐸走 十

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進貢用二黑漆板夾繫文書刻字於上謂之木夾

秋九月黄巢陷廣州　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黄巢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

一月巢趣襄陽為劉巨容等所破渡江東走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　巢趣襄陽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逆戰陽敗賊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段彥璋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

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攜嘗薦高駢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鐸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

廣明元年

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寇忻代逼晉陽

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彥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

榮王憒　封二十一年拜司空卒子令平嗣

天水伯趙隱　封九年以吏部尚書

李可舉　為盧龍節度使五年討沙陀大破李克用于藥兒嶺殺萬七千餘人克用黨李盡忠程懷信皆死以功加

齊黃巢　金統元年夏六月陷睦婺二州又陷宣州　秋七月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衆號十五萬九月攻行

沙陀　李國昌入雁門關寇忻代二州逼晉陽蔚朔節度使李琢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

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戸胡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戸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

卒子光逢光裔光胄皆第進士歷臺省

隱性仁悌父存約大和中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存約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數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名既輔政

兼侍中至帝光啓元年再見

高駢

為淮南節度使二年盧携奏以為諸道行營都統時黃巢屯信州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

營副都統曹全晸於泗上破之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巢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皆逃潰　十一月巢自稱天補大將軍陷

討之李克用朔州守將高文集以州降於琢克用引兵攻朔州李可舉邀擊大破之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達靼本

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
楊師立王晶羅元杲鎮三川上
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
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師立鎮東川晶鎮興元
以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　康傳
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
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
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
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貌溫而
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
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
畧本心非欲為亂獨推首亂者
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
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

不敢權貴
自處還家
易衣侍母
猶布衣也
懿宗誕日
宴慈恩寺
隱侍母以
安興臨觀
宰相率百
官拜恩畢
即回班候
夫人起居
搢紳以為
榮後崔彥
昭張濬嘗
國晉有母

其功乃奏
賊不日當
平悉遣歸
之巢攻陷
睦婺二州
巢渡江
駢自度力
不能制不
敢出兵且
上表告急
稱賊六十
餘萬去城
無五十里
先是盧攜
謂駢有文
武長才若

東都入城
勞問閭里
晏然十二
月巢入潼
闕遂取華
州留其將
喬鈐守之
朝廷以巢
為天平節
度使　田
令孜奉帝
幸興元巢
入長安民
夾道聚觀
尚讓諭之
曰黃王起

靺鞨之別
部也居於
陰山後數
月赫連鐸
陰賂達靼
使取之克
用知之時
與其豪帥
遊獵置馬
鞭木葉或
懸針射之
無不中豪
帥心服又
置酒與飲
飲酣克用
曰吾得罪

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名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内扶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為所沮

夏四月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

五月劉漢宏寇宋兗徵諸道兵討之

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别將陷睦婺州　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高駢將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于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

遂蹕其禮悉委以兵兵本為百天子顧敖柄黃巢不姓非如李忠而不得足乎及駢氏不爱汝令閒黃巢表至上下晋汝曹但北來必為失望　巢安居無恐中原患一欲引兵渡巢館于令旦天子若淮副都統孜第其徒赦吾罪得曹全晸以大掠殺人與公輩南兵六千屯滿街巢不向共立大泗上俟援能禁尤憎功不亦快軍至併力官吏得者刳人生戮擊之駢不皆殺之盡何誰能老之救賊遂殺唐宗室死沙磧邪擊全晸破在長安者達靼知無之悉衆渡巢遂入宮留意乃止淮駢明年即偽位國

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陷二州

青城妖人作亂討平之　陳敬瑄素微賊報至蜀人莫知為誰青城有妖人詐稱陳僕射止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

朔州降　李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官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

再見

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唐帝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黄家日月以為巳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四年唐遣宗正少卿李龜年至南詔許南詔和親不稱臣仍增賜金帛

酋長李友金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黄巢陥宣州

劉漢宏掠申州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和以崔滔不從南詔和親之説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教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不若遣使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懐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仍增賜金帛以龜年充使

秋七月黄巢渡江　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

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時巢綏節度使諸葛爽屯櫟陽巢使將朱温説降之以爽為河陽節度使　初巢入潼關河中留後王重榮降於巣至是

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上表告急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劉友益曰黄巢自宋汴陷虔吉嘗渡江而南矣不書此其書何罪高駢也於是黄巢請降駢誘致之而志在專功散遣諸道之卒既而怨兵取敗賊愈猖獗渡江渡淮如入無人之境而不敢詰則一私之流弊大矣

劉漢宏降

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

巢遣使調發河中重榮殺巢使者巢遣將朱温及弟黄鄴合擊河中為重榮所破

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劉友益曰國昌父子前狄之書沙陀矣此其姓名之何二李有功或破其子或敗其父不可以不知别也故姓名之

達靼見始此

九月黄巢渡淮　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溵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

卒遂逐能殺之於是溵水之兵皆散巢遂悉衆渡淮

冬十月黄巢陷申州入頴宋徐兖之境

羣盗陷澧州　盗殺澧州刺史李詢及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二十三尚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十一月河中都虞侯王重榮作亂詔以為留後

黄巢陷東都　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

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

謁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　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以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今遣臣

以二千餘人屯于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絶糧巢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奔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阬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糧料使王師會自殺承範變服脱走巢入華州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于賊

以黄巢為天平節度使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擕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

責已乃歸罪于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

黄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初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温鮮大怒掠之更為賊嚮導以趨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嬪妃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霸上巢遂入城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

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併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雖臣于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隣道兵討賊　畋還鳳翔名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

容新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台将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以張濬為兵部郎中　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濬為太常博士黄巢過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

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上召濬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忠令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温入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

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辛丑

中和元年

春正月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車駕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

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兵部郎中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名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之濬慚懼無所

建王震　皇子始封

高駢　為諸道行營都統鎮淮南帝屢遣使趣駢西討黃巢駢終不出兵帝至蜀猶冀駢立功加駢東面都統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

齊黃巢　金統二年春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寇鄧州陷之因戍鄧州以扼荊襄遣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與鄭畋戰于龍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五年初唐遣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龜年與南詔和親至是龜年還朝驃信上表款附請赤遣詔音

容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黄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朱温陷鄧州

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王弘夫為行軍司馬

黄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　巢將尚讓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

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黄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封壤相接數

尾陂敗還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讓者讓怒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夏四月官軍入長安巢帥衆東走聞官軍不整還襲之殺程宗

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

敕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初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李友金等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名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靼萬人赴之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

爭細故有陳騈使人約實而會爪洲議軍事實辭疾不往遂為深仇騈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騈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之心明年再見

楚唐弘夫復據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巢黨上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五月唐楊復光擊敗朱溫復取鄧州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及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黄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

陳敬瑄

田令孜兄也為西川節度使車駕出幸敬瑄遣步騎三千奉迎請幸成都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至三年再見

朱玫

長安黄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讙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諸軍皆退賊勢愈熾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劉友益曰書出屯東塘何譏不急君也是故丞相膚無北伐之志則書出師露次移檄北征高駢無討賊之義則書移檄討賊出屯東塘皆深譏也繼書罷兵還府而高駢之

玫少以材武為邠州戍將黄巢盗長安玫陽事偽邠寧節度王玫秉聞殺之以留後讓李重古合兵討巢至是襲長安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功授邠寧節度使至四

罪不可勝誅矣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黄巢

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

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

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

内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

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

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

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

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

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

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

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

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

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

人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温敗

年再見

之遂克鄜州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黄巢令具頓遞鄭從讜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秋七月大赦改元

以韋昭度同平章事

西川黄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虚日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黄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

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生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别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黄頭軍亂陛下亦

不名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跳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于蟇頤津閽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奬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

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廹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自知留後瑨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徐人不殺必為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瑨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瑨為宿州刺史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以拓跋思恭為夏綏節度使

南詔上表款附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以董昌為杭州刺史高駢名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鎮海節度使周寳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兵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司馬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十一月裴澈罷

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衢

澧州

壬寅

中和二年

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朱温據同州

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

汝南王周寶

初與高駢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累為鎮海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封郡王至帝光啟三年再見

高駢

為淮南節度使四年詔王鐸代駢為都統加駢侍中尋罷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復鮮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

齊黃巢

金統三年春巢遣朱温陷同州據之以温為同州刺史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巢勢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長安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六年上書于唐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一以咨之

李克用冦蔚州

三月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歴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執之送使以求功敬瑄不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横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将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

南平王鍾傳

為撫州刺史以州兵入據洪州詔授傳江西觀察使尋詔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又徙

詔切責之騈臣節既虧貢賦遂絕　初騈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騈騈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騈信任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騈常廖

斗米三十緡買人於官軍以為糧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秋七月尚讓冦宜君寨會大雪盈尺士卒凍死者什二三　九月朱温以華州附王鐸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兵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賊勢日蹙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六月蜀中羣盜應阡能官軍與戰大敗

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人應阡能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繫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南平至昭宣帝天祐三年再見

路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少有異議者輒為所陷奪人貲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百家駢公私大小之事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漢宏降詔以為浙東觀察使至是遣弟漢宥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併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温見巢勢日蹙知

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用之處人泄其姦謀言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不能絕俗累駢乃悉去姬妾謝人事賓客將吏皆不

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
江路
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
名全忠
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　諸道兵
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
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
王敬武方逐節度使安師儒自
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
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
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
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
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
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
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

得見由是
用之得專
行威福無
所忌憚至
四年再見

韓簡
為魏博節
度使八年
加兼侍中
將兵三萬
攻河陽敗
諸葛爽于
脩武爽棄
城走簡留

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将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将沙陀趣河中黄巢兵勢尚强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狥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名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将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别從讜厚贈

兵戍之掠邢洺而還復攻鄆州不下明年再見

之

劉友益曰前書冠罪之也此書將沙陀趣河中子之也

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

阡能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即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

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生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擎

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縛以送府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擘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擘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畜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

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剮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于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

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廾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寄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懐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

癸卯

中和三年

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　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

琅邪王王重榮

為河中節度使與楊復光謀召李克用復

王景崇

為成德節度使十八年累加中書令常山郡王卒諡忠穆子鎔

齊黃巢

金統四年春正月巢弟揆與李克用戰于沙苑敗還　二月揆

南詔

驃信法貞明承智大同七年驃信遣布燮楊奇肱入朝迎公主

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魏博節度使韓簡冠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為留後以王鎔為成德留後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京師以功加同平章事封郡王至帝光啟三年再見

隴西郡李克用

沙陀人前振武節度使國昌子初克用亡走達靼王重榮與楊

生七年美軍中立為留後詔授鎔節度使至帝光啟元年再見

韓簡

為魏博節度使九年攻鄆州不下朱瑄請和簡乃還會河陽諸葛爽引兵收河陽簡

襲華州據之克用以兵圍之揆嬰城固守三月巢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擊敗之拔華州　夏五月李克用大破巢軍於渭南復長安克用自光泰門入巢力戰不

詔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行在詔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之

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晶賢名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名潛置門下以稔及季章為騎將

夏四月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平之 初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淯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俏娖部伍乃召耆老詢

復光以黄巢兵彊遣使名克用入援克用以沙陀兵至河中詔以為雁門節度使時克用軍四萬人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至是詔以克用為東北面行

趙攻之大敗引還為部下所害

樂彦禎

本名行達為澶州刺史從魏博節度使韓簡攻河陽簡敗還行達先歸軍中立為留後簡卒詔加行達檢

勝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巢自藍田入商山 六月遣將孟楷寇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于巢巢遣宗權與楷合兵攻陳州戰于項城刺史趙

以山川蹊徑及賊衆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仁厚憫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營都統克用會諸道兵擊賊屢破之引兵先趨長安與賊戰于渭南一日三捷諸道兵亦集遂入京城黃巢遁走以功加同平章事封郡公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

校工部尚書進魏博節度使賜名彥禎至帝文德元年再見

朱全忠

碭山人本名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

犨襲殺楷巢怒引兵圍陳州營於州北立宫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民間無積聚巢遣掠人為糧生投于碓磑併骨食之號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汝許唐鄧及徐兗等

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遁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璆

劉友益曰書予之也克用收復京城功在第一使國昌不拒大同之命克用不為折代之寇則今日之功光明俊偉矣綱目大書其功予之也亦惜之也

六月黄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初陳州刺史趙犨

少一目微盻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尋從河東節度使明年再見

滎陽侯鄭畋

初為同平章事封郡侯出鎮鳳翔聞黃巢

之戎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乾符末黃巢起曹濮溫從之巢陷京師以溫為先鋒使陷同州即以為同州防禦使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溫乃舉州歸國王

數十州咸被其毒冬十一月秦宗權圍許州

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杲移兵擊陳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且狥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

以劉謙為封州刺史　初上蔡劉

陷京師既合隣道兵討賊屢破之敘為司馬李昌言所逼奔京師拜司空同平章事至是以檢校司徒卒諡文昭天復初配饗僖宗廟廷子凝績既為人仁恕姿柔如

鐸承制授溫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至是命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會黃巢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刺史趙犨求救

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喜甚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尹起莘曰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爵蓋予其忠于王室也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嘗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

峙玉黃巢之亂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生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宦者楊復光

為左驍衛上將軍監河中軍召李克用復

於全忠全忠敗巢將黃鄴尚讓等入據邑州明年再見

陳敬瑄

為西川節度使三年以討韓秀昇及前平阡能功兼中書令進封潁川郡王賜鐵券

秋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之長安以功恕十死至
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加開府儀帝文德元
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同三司封年再見
過此乃罷之弘農郡公
以裴澈同平章事卒於河中
八月以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謚忠肅復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昭義節光慷慨喜
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忠義善撫
屢篡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士卒及卒
人不悅監軍祁審誨潛乞師于軍中慟哭
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累日
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
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
穡矣
以宗女妻南詔宦者田令
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孜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靡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　溥因食中毒疑判官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爲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鞫之蕭遘奏曰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朱全忠據亳州　趙犨求救于鄰

本姓陳氏敬瑄弟爲神策中尉勸帝西幸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晉國公至昭宗乾寧元年再見

道朱全忠救之與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

甲辰

中和四年

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陳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田令孜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敬瑄十罪自言將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將兵五千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

隴西王李克用　封隴西郡公二年以平黃巢功進爵為王至昭宗大順元年再見

鉅鹿王時

高駢　為淮南節度使四年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跡呂用之罪狀密以呈駢駢以示用之用之讒之駢乃出澞知舒州事羣盜攻舒

齊黃巢　金統五年春三月遣秦宗權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擊走之夏四月巢圍陳州久不下聞李克用攻尚讓拔太康乃解陳州

於陳州黄巢退走　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黄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巢引兵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

溥

為感化節度使充東西兵馬都統討黄巢降其將尚讓斬巢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郡王至昭宗景福二年再見

晉王鐸

州濵棄城走騎使人就殺之至帝光啟二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二年與李克用等救陳州黄巢解圍去未幾為巢將尚讓所攻全忠

圍退軍故陽里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引兵而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進逼大梁李克用救全忠巢兵大敗尚讓帥衆降於時溥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

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東奔袞州克用追至宛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饗之克用走還　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歡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

封六年累加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徙義昌過魏州為樂彥禎子從訓所害掠其資裴侍妾賓從三百餘人皆死朝廷不能詰天下痛之

求救于克用大破巢兵巢平詔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至帝光啟二年再見

朱玫

為邠寧節度使四年充西北面都統討黃

兗州　六月讓追敗巢於瑕丘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其甥林言斬巢及巢兄弟妻子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以獻溥以巢首及巢姬妾送行在　巢自乾符三

匿林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瞑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渡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名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

㬋㬋平加年起兵為同平章事盜至是凡封吳興郡十年而滅侯仍賜邠寧軍號曰靜難至帝光啟二年再見

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嗣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軍梓州　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

殺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牙門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衆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斬之諸將股

栗仁厚陳於關下君雄等悉衆

出戰仁厚設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進圍梓州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以降詔以高仁厚爲節度使　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軍緩師十日使諸軍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集破之必矣諸軍圖之數日鄭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尚讓敗黃巢於瑕丘賊黨斬巢以

降
天平節度使朱瑄擊秦宗權敗之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隣道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攻求救于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溥遣使獻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皆戮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克用還晉陽大治甲兵奉表

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克用終欝欝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以李克修為昭義節度使

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以王徽知京兆尹事　上以長安宮殿焚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爲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爲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二建等帥衆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興元陷襄州轉掠襄鄧還許州忠武節度使周岌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自爲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節度使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　初宦

者曹知慜有膽畧黃巢臨長安知慜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内常侍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中安之

盗殺中書令王鐸

鐸厚於奉養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彦

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遁盜聞朝廷不能詰以馮行襲為均州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攻州城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為刺史

乙巳

光啟元年

春正月招撫秦宗權　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

楚公蕭遘 寘子累擢兵部侍郎

王鐸 為成德節度使三年

秦宗權 稱帝一年初為蔡州

南詔 驃信舜化中興元年

車駕發成都
淮南叛將張瓌據荆南郭禹據歸州　雷滿屢攻掠荆南節度使陳儒重賂以却之會淮南將張瓌叛高駢據復岳二州儒奏瓌攝行軍司馬使將兵擊滿瓌還兵逐儒而代之瓌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惡牙將郭禹慓悍欲殺之禹亡去襲歸州據之
王緒陷汀漳二州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衆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陷汀漳
三月車駕至京師改元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

從帝幸成都與王鐸並同平章事鐸年老入對嘗蹈殿中遺披起之帝曰遵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帝復閒遵為鐸門生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進頓首謝至是從帝

與盧龍李可舉約共滅王處存遣將攻無極敗還至昭宗大順元年再見

李可舉

為盧龍節度使十年遣將李全忠攻陷易州王處存復襲取之

防禦使以州附黄巢援梁宋間巢死宗權復熾冠掠鄜道所至屠翦焚蕩無遺其殘暴又甚于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

先是驟信法遣布突楊奇肱入朝迎公主詔國子祭酒張讀為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未行而黄巢平帝東還使者乃歸法殂謚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

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 初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仍詔李克用以兵援處存赴

還京師遷司空封國公至三年再見

建平子杜讓能

審權子累官兵部員外郎奔詣行在授翰林學士時關東兵興書詔叢浩讓能思精

李全忠收餘衆還襲可舉可舉自焚死

李全忠

為盧龍節度使李可舉牙將可舉被害衆推全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明年再見

淮極目千里無復烟火春三月宗權即僞位稱帝置百官 閏月遣弟宗言寇荊南 夏六月遣將孫儒寇東都留守李罕之棄城走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

鎮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擅不肯之兗州累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

李可舉王鎔惡易定王處存擊破之　可舉與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可舉遣其將李全忠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盧龍神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盧龍兵得易州驕怠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

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之至是從帝還京師遷兵部尚書封縣子明年再見

無雖大

秋八月宗權攻陷隋道二十餘州　冬十月敗朱全忠于八角

存審擊大破之復取易州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秦宗權遣將孫儒陷東都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手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怨貶濬萬州司戸尋賜死

八月以趙犨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隣道二十餘州陷之惟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

朱全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
至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
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
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惟
王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
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
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潮等
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
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
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
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
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
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
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畧及氣貌
雄偉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

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竹中擒緒反縛以徇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彦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　河中王重榮求救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重榮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

矣時朱玫李昌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决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全忠以雪仇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各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昌符大敗克用進

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

光啓二年

春正月田令孜刼上如寶雞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刼上幸寶雞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

嗣襄王熅

肅宗之玄孫也時帝倉卒西幸熅有疾從帝不及留遵塗驛朱玫以兵追逼車駕還刼熅如鳳翔權監軍

李全忠

為盧龍節度使二年卒詔以其子匡威為留後俄授節度使至昭宗大順元年再見

朱全忠

秦宗權

稱帝二年夏五月秦宗賢寇宋汴為朱全忠所敗秋七月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冬十二月宗權

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悍蒲晉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名玫丞迎車駕玫引步騎至鳳翔緯詣宰相宣諭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名三院御史泣謂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召不往邪御史請辭裴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于行宮田令孜奉上

國事至京師立為皇帝改元建貞遣尊帝為太上元皇聖帝及玫敗熅奔河中為王重榮所殺

襄陽公杜讓能

封建平子二年時田

為宣武節度使四年由沛郡侯進封王孕徙吳興郡王時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全忠遣將朱珍等陷滑州以牙將胡真知義成留後明年再見

遣孫儒攻陷鄭州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稱河陽節度使　宗權弟宗言圍荊南二年張瓌嬰城自守城中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

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扳上自煙燄中躍過夜宿坂下車駕纔入散關玫攻之不克嗣襄王熅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李克用還太原王重榮與玫昌符表請誅令孜

二月至興元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

令孜刼天子幸寶雞朝臣獨讓能追及之從至興元天子間關險隘讓能未嘗暫去君側帝次襃中拜讓能同平章事京師平還中書侍郎進封襄陽郡公

朱玫

為靜難節度使三年田令孜刼帝西幸蕭遘密召玫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趨鳳翔帝入大散關玫攻之不克刼襄王熅還鳳翔奉為權監軍國事

竟不能克而去

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三月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

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

官者楊復恭復光從兄也初為樞密使田令孜貶為飛龍使至是從帝幸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畧多更其手令孜出為西川監軍表復

盟百官於石鼻驛孜自兼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孜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加侍中立熅為皇帝遣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追乘輿至大散關擊楊晟走

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脇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于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遺曰主上無大過器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日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遣不敢聞命孜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使遣為冊大遺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

恭自代詔以復恭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至昭宗乾寧元年再見

之進攻興州詔李茂貞拒之行瑜戰數不利恐獲罪于孜與軍士謀誅之遂引軍還孜怒責行瑜曰汝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誅反者耳遂擒斬之

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　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為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蕭遘為太子太保　遘遂辭歸永樂

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玫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

六月詔邠寧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昌符慍更通表興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

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六年嗣襄王熅之亂偽假駢中書令充鹽鐵轉運等使諸道兵馬都統駢奉牋勸進貢賦不絕熅又以呂用之為嶺南節度使用之

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黄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煴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宴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因説曰鑾輿播越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煴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隣道進討詔復恭假子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川與重

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奪其權而無如之何明年再見

榮克用共討攻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别有進止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鹿晏弘

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詔神策都將李茂貞拒之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詔更命欽化軍曰武安以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

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陷泉州　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自殺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熅稱帝改元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熅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

首者以静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擒玫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煴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函煴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煴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煴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丁未

光啟三年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河陽將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昏於克讓而盛飾車服私藏甲兵以赴之親迎之夕軍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朝廷因以為節度使

益王陞

高駢

秦宗權

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煴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劉友益曰首蕭遘何罪遘也遘亦嘗拒玫矣其罪之何守儒不力也於是玫逼鳳翔百官迎煴而遘則宰相也使復立

皇子始封

琅邪王王

重榮　封七年為河中節度使為牙將常行儒所害詔以其兄重盈代之遂殺行儒　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嘗

為淮南節度使七年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之時宣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于用之師鐸乃

稱帝三年夏四月宗權悉力攻汴州遣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盧瑭屯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運路全忠急攻秦賢援

異死為純臣矣既而俱東雖
不為冊文亦何及哉故綱目
於其為太子太保也書朱玫
以其誅之也例書偽宰相而
首叙之所以示天下之大戒
也

車駕至鳳翔　李昌符恐車駕還
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
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
廩給軍中皆怨而後樓兵浸驕
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
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兵
亦叛寶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
浩迎度支催勘使薛朗入為留

辱命將行
儒故及于
難

汝南王周
寶

封六年為
鎮海節度
使累加侍
中軍將劉
浩作亂寶
奔常州會
錢鏐遣將
杜稜坂常

夜與百騎
潛詣之渼
章大喜帥
兵千餘人
從師鐸前
至廣陵城
中驚擾用
之斷橋塞
門為守備
而不以告
騈騈闐喧
譟聲左右
乃以變告
騈驚急名
用之詰之
用之徐對

四寨龍塘
叙之復擊
破張旺宗
權乃自引
精兵與旺
會全忠以
兗鄆兵大
破之宗權
追還宗權
所使守東
都河陽許
汝懷鄭陝
號者皆棄
去　冬十
月遣弟宗
衡將兵攻

後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畧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川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川逐茂寔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部將張虔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部將綦母諫復

州迎實歸杭州未幾卒

楚公蕭遘

封三年賜死永樂

遘柄政凡五朞行完而林逢世多故名復臣以致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儻或不已正煩女女一力士耳駢曰迹者覺君之妾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用之慚懼而退師鐸遣其屬孫約

揚州以孫儒為副未幾宗權以朱全忠攻蔡州召還宗衡孫儒儒不應殺宗衡傳首於全忠十一月宗權復陷鄭州　十二月趙德諲陷荆南

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
建皆從之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
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
鐸執高駢而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
之　宗權悉力攻汴州全忠以
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于東道
珍至淄青旬日得萬餘人又襲
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
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環
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
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
意擊之乃自引兵攻之連拔四
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
宗權自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

詣宣州乞
師於觀察
使秦彥且
許以克城
之日迎彥
為帥駢命
用之選一
大將以駢
手札諭師
鐸用之遣
所部許戡
往師鐸斬
之射書入
城用之焚
之擁甲士
入見駢大

於兖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大破之宗權宵遁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彦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衆歸之會秦彦將兵三萬入廣陵自

驚命駈出自是高呂判矣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驅縛登城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

稱推知節度使行密遂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行密即行愍也高駢改其名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宮守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茂貞討之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罕之名全義于澤州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

晚會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走駢保子城命撤備與師鐸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副使漢章等遣官有差都虞侯申及說駢夜出發

求救于河東李克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

諸鎮兵逐取府城駢不從明日師鐸即分兵守諸門悉誅用之親黨獲諸葛殷杖殺之師鐸入居使院遣使至宣城趣秦彥過江遣駢于東第尋復迎入道院幷收

佐共觀之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賞參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川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秦彥遣兵擊楊行密大敗而還

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

駢親黨十餘人幽之秦彥將兵入廣陵楊行密攻之彥出戰屢敗疑駢為厭勝又恐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初駢之在成都殺突將

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為前鋒保為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彥殺高駢

冬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

楊行密克揚州 行密聞高駢死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圍揚州且半年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

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未幾行密入揚州擢駢孫愈為副使愈暴卒用之尋為行密所殺

者大半宣軍掠人詬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啟關納外兵守者皆不戰而潰先是秦彥畢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以孫儒為副與楊行密爭揚州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兵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

朱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五年時秦宗權大舉攻汴全忠遣朱珍募兵于東方朱瑄朱瑾皆以兵赴援大破宗權兵全忠德瑄兄事之已而欲兼兗鄆以瑄兄

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於
全忠分兵掠鄭州衆至數萬以
城下乏食還襲高郵張神劔逃
歸揚州儒屠高郵行密殺神劔
而阬其衆又恐孫儒乘勝取海
陵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
歸揚州府城凡數萬戸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兵亂以全忠兼節
度使全忠遣内客將張廷範致
朝命于楊行密以行密為副使
又以李璠為留後遣牙將郭言
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
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
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
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于溥

弟有功於
已攻之無
名乃誣瑄
招誘宣武
軍士遣將
朱珍等襲
曹州拔之
大破兖鄆
兵殺數萬
人瑄瑾僅
以身免
冬拔濮州
進攻鄆州
詔全忠兼
淮南節度
使全忠多

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搆怨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畏之數遣使餽問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己謀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肯為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

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明年再見

王行瑜

初為偽天平節度使

名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今孜登褸慰諭之建與諸將羅拜曰今既無歸且𩜁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皆不從

楊行密斬呂用之　用之之在天長也紿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耶因牽下斬之聚家剸裂立盡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

守大散關李茂貞破之行瑜遂奉款行在還殺朱玫取其首以獻至是詔以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至昭宗景福二年再見

李茂貞

博野人宋文通也初

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十二月泰宗權陷荆南　宗權將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錢鏐取潤州

為神策都將以破朱玫將王行瑜賜姓名李茂貞玫平朝廷命茂貞領武定節度使尋命充招討使討李昌符擊殺之加同平章事徙鎮鳳翔至昭宗大順元年再見

戊申

文德元年

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彥等之歸孫儒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併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亳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兵擊擒之詔以為都統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張廷範至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

岐公韋昭度

初為翰林學士從僖宗西狩拜同平章事累遷司空昭宗即位加昭度兼中書令封國公授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制置等

樂彥禎

為魏博節度使六年與子從訓皆為牙將羅弘信所殺時彥禎驕泰不法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子從訓山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從訓

秦宗權

稱帝四年夏五月趙德諲失荊南且度宗權必敗以山南東道附朱全忠全忠大發兵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宗權屯守中州十一月宗權復攻陷

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全忠乃奏以行密為留後

帝至長安赦天下改元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初罕之與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怨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衆攻絳州降之進攻晉州王重盈

使至昭宗乾寧二年再見

逃出彥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為僧衆推羅弘信知留後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壁洹水

許州引兵還為愛將申叢所囚折其一足以降全忠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

寨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兵夜襲河陽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于李克用克用表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

立壽王傑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迎傑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敏是為昭宗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體貌明粹有

弘信遣將擊斬之與彥禎皆梟首軍門

羅弘信

為魏博裨將時牙軍亂逐節度使樂彥禎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出應曰我可為君等

也砉然無懼色明年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斬獨柳下

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歐陽修曰僖宗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葢亦天人之會歟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廣陵表襲勸行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李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救卻之　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督李存孝等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求救于全

帥也弘信狀貌雄偉軍中異之乃共推為留後昭宗即位以為節度使至昭宗大順二年再見

朱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六年僖宗以為蔡州四面

忠全忠遣丁會等將兵數萬救河陽存孝戰敗君立懼引兵還全忠表會為河陽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出已盡心附之給其糧仗李罕之在澤州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羅弘信殺樂彥禎及其子從訓以弘信知魏博留後

以郭禹為荊南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其帥王建肇詔以禹為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厲精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

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夏四月全忠遣丁會等救張全義于河陽擊敗李克用兵全義德全忠盡心附之全忠于是并有孟洛之地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

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久之朝廷遂以禹為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汭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之克蔡州北關門宗權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欲罷兵周庠綦母諫以為不可請據邛州為根本建曰吾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

克其外城久之以饋運不繼引兵還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過徐州時溥自將步騎七萬邀擊之珍與戰破之全忠又遣別將取宿州 蔡將申叢執

離不若訴敬瑄之罪表請朝廷
命大臣為帥而吾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卭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徒行疲乏臥礌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扶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

秋八月楊行密圍宣州　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表襲

秦宗權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是歲昭宗加全忠兼侍中至昭宗龍紀元年再見

陳敬瑄

為西川節度使八年與王建相攻貢賦中

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鍠將蘇塘等出戰大敗行密遂圍宣州

朱全忠遣兵擊徐州大破其兵遂取宿州

冬十月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廟號僖宗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秦宗權以降

以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削陳敬瑄官爵　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備之詔割

絕朝廷以宰相韋昭度代之徵敬瑄為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詔削官爵以昭度為招討使王建為永平軍節度使合兵討之至昭宗大順二年再見

卭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削敬瑄官爵